

长江口，一群志愿者13年来坚持在海滩捡垃圾，不让泡沫塑料入海

“海洋愚公”

“原以为净滩活动，就是到海滩上吹着海风，捡一捡零星的垃圾那么浪漫、那么简单。没想到垃圾那么多，20多人不到一个小时，就捡了300多公斤垃圾。”“仁者爱人、渡人自渡”。日前，刘永龙身边已经聚集了十多位志同道合的仁渡小伙伴。截至2018年底，他们仅在上海就累计组织了217场净滩行动，招募了一万多人次的志愿者参与，累计清理海滩垃圾27吨

本报记者张建松、李海伟、丁汀

废弃的塑料瓶塑料袋、包装泡沫、破旧的皮鞋、绳子、衣服、手套、烟头、橡胶轮胎……海滩边的芦苇丛中，大大小小、各种各样的垃圾遍布。捡去表面一层垃圾，翻一翻下面，赫然又是一层垃圾，令人触目惊心。

这是6月8日世界海洋日前夕，记者跟随上海仁渡海洋公益发展中心的净滩活动，来到这片泥泞海滩看到的真实情景。浩浩荡荡的黄浦江，在这里汇入长江口。江水中携带的垃圾，一部分被海滩上的芦苇拦截了下来，日积月累，越来越多。2007年以来，仁渡海洋经常组织志愿者来到这里捡垃圾，并发起建立全国海滩垃圾监测网，每年发布海滩垃圾报告，他们被称为现代的“海洋愚公”。

垃圾一旦入海，就再也捡不起来了

45岁的刘永龙，头发花白。作为仁渡海洋的创始人，他和小伙伴们一起策划活动、招募志愿者、租赁车辆、联系垃圾车。令他们感动的是，由于这次活动没有任何经费支持，志愿者们还需要自己出车费，且是周末一大早就出发，但仍然来了满满一车的人。

出生在宁夏同心县的刘永龙，从小对蔚蓝色的大海充满向往。1997年从复旦大学毕业后，进入上海一家国企工作。12年前一次偶然的机会，他第一次组织净滩活动，从此就再也放不下这件事，甚至不惜辞去国企中层之职，全职投身仁渡海洋的工作，倾尽一己之力推动海洋环保。

“很多人都说我傻，海滩上的垃圾是捡不完的。但面对那么多的垃圾，我们能做什么？真能阻止铺天盖地的一次性塑料应用吗？真能减少漫山遍野的塑料包装吗？”刘永龙说，“也许，我们能做的，就是在垃圾入海前，把他们捡起来处理掉。垃圾一旦入海，就再也捡不起来了。”

“仁者爱人、渡人自渡”。日前，刘永龙身边已经聚集了十多位志同道合的仁渡小伙伴。截至2018年底，他们仅在上海就累计组织了217场净滩行动，招募了一万多人次的志愿者参与，累计清理海滩垃圾27吨。

“原以为净滩活动，就是到海滩上吹着海风，捡一捡零星的垃圾那么浪漫、那么简单，没想到垃圾那么多，20多人不到一个小时，就捡了300多公斤垃圾。”“仁者爱人、渡人自渡”。日前，刘永龙身边已经聚集了十多位志同道合的仁渡小伙伴。截至2018年底，他们仅在上海就累计组织了217场净滩行动，招募了一万多人次的志愿者参与，累计清理海滩垃圾27吨

“其实，只要发扬愚公移山精神，发动社会力量，每个人都把身边的垃圾捡起来，垃圾一定能捡得完。”刘永龙介绍说，福建省石狮市祥芝镇的蔡加新老夫妇俩，就是这样一对令人敬佩的“海洋愚公”。

2014年秋天，刘永龙曾利用出差之际绕道前去拜访蔡老伯，看到当地的海滩还是很脏的，沙是黑的，砖石林立。后来，他们发起了志愿者协会，动员社会力量一起到海滩捡垃圾。三年后，海滩已全然不同了，儿时熟悉的白沙滩又回来了。

每一寸海滩，都需要人们的共同守护

保护海洋非一人之力，亦非一个团队之力。从鸭绿江口到北仑河口，我国有1.8万公里的大陆海岸线，每一寸海滩都需要人们的共同守护。2014年，上海仁渡海洋公益发展中心和深圳市红树林湿地保护基金会联合发起了“守护海岸线——科研监测项目”。

他们协同全国30多家环保机构，在我国沿海地区展开海滩垃圾监测。通过设置监测断面、定期定点采样的方法，收集海滩垃圾的类型、数量和质量数据，并进行汇总分析，发布海滩垃圾报告。

据刘永龙介绍，截至目前，“守护海岸线”项目已在全国35座沿海城市建立了55个海滩垃圾监测及清理点。

从历年统计来看，海滩上数量最多的垃圾是泡沫塑料类垃圾，尤其是聚苯乙烯泡沫塑料类垃圾，占全部垃圾的一半以上。这些塑料垃圾，在海洋、海滩环境中容易破裂为碎片或颗粒状，清理难度大。

根据数量排名的主要垃圾类别来分析：餐饮、快速消费品及以泡沫塑料为主的包装行业，近几年快速发展，垃圾清理及管理体系不完善，对我国海滩垃圾的形成造成了直接影响。

从全球范围看，海洋垃圾污染已成为人类面临



大图：仁渡海洋的志愿者在净滩活动中留影。 小图：刘永龙在海滩捡垃圾。 组图由本报记者张建松摄

临的最紧迫的全球性挑战之一。专家们认为，海洋垃圾危害性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污染海洋环境、破坏海洋生态系统。海洋垃圾易被海洋生物吞食，损害内脏、阻塞肠道，甚至导致动物窒息死亡。科学家已在多种海洋生物(如海鸟、海鱼、海龟等)的内脏中发现了塑料颗粒，部分海鸟、海鱼还喜欢特定颜色和形状的塑料颗粒，经常误食。有的海洋垃圾如破旧渔网等，则很容易缠住大型海洋哺乳动物，造成“幽灵捕捞”，并对海底珊瑚等脆弱的海洋生态系统构成致命威胁。

第二，加快海洋物种迁移，导致攻击性外来物种传播。漂浮的垃圾是最常见的“海上搬运工”，已成为许多海洋生物远距离迁移的载体，导致生物被筏运的机会增加了一倍以上，同时也为外来物种的入侵提供路径。已有的研究表明，很多动物把海洋垃圾当作“移动的家”，尤其是苔藓虫、藤壶、多毛虫、水螅虫等软体动物。有记录的以垃圾为载体迁移的海洋生物，已高达387个类群(包括微生物、海藻及无脊椎动物)。

第三，通过食物链危及人类健康。已有的研究表明，海洋垃圾特别是微塑料，被海鱼、海鸟、海龟等海洋生物误食后，可以从中吸收化学物

质，从而进入食物链；塑料降解释放的潜在有毒化学物质(如多氯联苯)，进入海水后，也可以进入海洋生物体内，转移到流体或组织中，增加了通过食物链传播的可能性。目前，多氯联苯已在海洋生物内脏及组织中，越来越多地被检测出。

我们都是地球“岛民”，不能让海洋成为垃圾场

6月5日世界环境日，一个以海洋垃圾为主题的《塑料纪：信天翁的挽歌》艺术暨科普展，在上海科技馆举行。仁渡海洋志愿者在海滩收拾的一些垃圾，也出现在展览现场。

展览中，还拟人化地展示了太平洋中途岛的信天翁“写给人类的一封信”。原来，人类制造的大量海洋塑料垃圾，正给信天翁家族带来一场深重灾难。由于没有分辨塑料和食物的能力，信天翁的爸爸妈妈们每天出海觅食，含辛茹苦抚育后代，却常常给小宝宝们觅来塑料垃圾。眼睁睁地看着孩子因误食塑料慢慢地痛苦死去。

2015年，中途岛上这悲惨的一幕，被美国摄影家克里斯·乔登拍摄了下来。一只夭折的小信天翁肚子里，塞满了瓶盖、打火机、儿童玩具、

梳子、牙刷……一张张触目惊心的《中途岛》照片，震惊了世界，也深深震撼了上海青年艺术家袁隆。他深感作为一个艺术家，有责任用艺术的方式呼吁社会关注海洋环保。

在上海震旦教育发展基金会、上海科技馆、阿拉善SEE华东中心等机构支持下，袁隆邀请了包括克里斯·乔登、马良、鲁丹、陈无畏、高海和蔡星光等6位中外艺术家，共同发起了《塑料纪：信天翁的挽歌》艺术暨科普展。

为期两个月的展览将通过摄影、绘画、装置、影像、文献、互动、活动等多种形式，向公众展示当前海洋污染面临的严峻形势，提升大众环保意识，号召全社会改变塑料制品的过度消费，改变用完即丢的生活方式，从源头节制塑料制品对海洋生态乃至人类自身的侵害。

展览现场还设立了“减塑宣言墙”“垃圾分类墙”“减塑造句花园”等互动区域，许多观众积极留言。一位观众留言说：“一直以来，人类习惯了以陆地为中心看海洋。但如果以海洋为中心看陆地，就会发现地球上所有陆地都是海洋里的岛，我们都是地球上的岛民。换个角度看地球，就会发现我们脚踩的大地如此有限、如此脆弱，我们还有什么理由不珍爱地球、保护海洋？”

广西大山深处，24年来，10对夫妻接力坚守，巡查维护油料管道

“夫妻哨所”

巡线路上往往伴随不少危险。第八任哨长汪刚在哨所养了条大狗叫“荣军”，一次巡逻途中，一条2米多长的眼镜蛇从树丛中窜出，凶猛地攻击汪刚，关键时刻“荣军”飞快地扑向眼镜蛇与之展开搏斗，几分钟后，“荣军”被眼镜蛇咬伤并缠绕住身体，不幸“牺牲”……

“哨位就是战位。把军人的担当、职责、忠诚贯彻起来，小哨所就是大舞台，也有大作为”

本报记者衣冠斌、曹伟铭

在八桂大地大山深处，有一个倚山而建不起眼的小哨所，隐没在绿荫葱茏之中。每日在深山中巡线十余公里，是哨长吴林和妻子黄丽蓉的“规定动作”。今年1月，他们接替上一对夫妻哨兵王言鑫与隋爱娜成为这个深山哨所里的第10对夫妻哨兵。

他们把青春留在了这200多平方米的小空间

这一哨所隶属桂林联勤保障中心某仓库，主要负责油料管道的巡查维护。因地理位置偏僻，离仓库机关太远，为便于管理，经上级批准，从1995年起哨所执勤任务由一个班改为一对士官夫妻担负。24年来，这个位于八桂大地大山深处的哨所，先后有10对夫妻在此接力坚守，故名“夫妻哨所”。

“当初选择来到哨所，心里确实还是有些犹豫。”黄丽蓉坦言。在和爱人驻守哨所前，黄丽蓉是当地的一名幼儿园老师。此前她曾和吴林一起到哨所拜访过王言鑫夫妇，哨所艰苦的条件深深烙印在她的心里。

黄丽蓉从小就喜欢军人，吴林对驻守哨所的坚持，也唤起了她对哨所的向往。“我一直觉得夫妻哨所是一个神圣的地方，这里有着一独特的精神，我们既然有这个�会，肯定不能放弃。”吴林说。

哨所四周有铁栅栏，栅栏之外，便是浓密的山林。吴林说，除了外出巡线，夫妻俩的生活范围几乎就在这200余平方米的空间里。

早期的夫妻哨所，由于没能通上水电，晚上只能靠煤油灯照明。桂林联勤保障中心某仓库分库

主任赵连胜介绍，哨兵除了要完成执勤任务外，还得自行解决一日三餐，以前生活用水要到山下的河里去挑，往返要走40多分钟山路。

近年来，部队先后为哨所配备了电视机、健身器材，业余生活丰富了许多。但由于缺少与外界的沟通交流，时间一长，孤独和寂寞仍会弥漫而来。

然而就是在这样艰苦的环境下，许多年轻的哨兵夫妻驻守时间都在4年以上，也为这个小小的哨所带来不少荣誉。

“他们把青春留在了这200多平方米的小空间。”赵连胜说，“忠诚、奉献、挚爱、坚守”，是我们每一对哨兵夫妻都恪守的誓言，也是我们夫妻哨所一直传承的精神。”

“巡逻路上有危险，晚上睡觉也得保持警惕”

每天上午，吴林都会出门巡线，对业务设施设备进行检查，巡山、检查山体，随时对进入军事保护区采矿、放牧和盗伐林木的村民进行劝阻。在此期间哨所内的日常事务便由妻子负责。

巡线线路大都穿过密林深处，或在陡峭山脊。哨所原来没有巡线路。不少线路是历任哨兵们深一脚浅一脚踩出来的。路上要过沟壑、爬陡坡、穿密林，脚下是一些碎碎尖尖的石块。

记者随着吴林走在路上，可闻到四处散发植物腐烂发酵的味道，穿过树林常被打开的树枝反弹回来抽到脸上，还要防止不时出没的蛇虫。

“巡一次线，来回10余公里，山路难走，往往大半天就过去了。”吴林笑着说。

巡线路看似波澜不惊，但真正走一遍后，才能体会其中的艰辛。



大图：4月25日，哨长吴林的日常巡逻路充满着艰辛和危险。小图：4月25日，哨长吴林(右)在巡线回来后，和妻子黄丽蓉一起做午饭。

南方的夏天，炎热潮湿。但巡逻时，为防蛇虫，再热的天气也不能离开开衣长裤。长时间穿着被汗水打湿的衣服，皮肤像在水里泡过一样，发白起皱。

巡线路上往往伴随不少危险。第八任哨长汪刚在哨所养了条大狗叫“荣军”，一次巡逻途中，一条2米多长的眼镜蛇从树丛中窜出，凶猛地攻击汪刚，关键时刻“荣军”飞快地扑向眼镜蛇与之展开搏斗，几分钟后，“荣军”被眼镜蛇咬伤并缠绕住身体，不幸“牺牲”……

“守哨的日子，不光巡逻路上有危险，晚上睡觉也得保持警惕。”赵连胜说起了哨所一些往年的故事。

2000年夏天的一个夜里，由于连日大雨，加上住房简易单薄，哨所卧室隔壁的一间房子被山洪冲垮，“轰隆”一声巨响，把第三任哨长黄辉和妻子惊醒，他们连忙抱起被子冲了出来。2005年夏天，朱文峰、白帅玲夫妻也经历了惊魂一夜。白帅玲感觉有一个毛茸茸的东西在她

大腿上爬行，掀开被子一看，原来是一条10多厘米长的蜈蚣！她惊慌地用手将蜈蚣扫开，但还是被蜈蚣咬伤了。

“守岗卫国，责无旁贷”

守哨一百余天，黄丽荣手上长了不少星星点点的暗色疙瘩，都是山上的蚊虫咬的。即便把自己包裹得再严实，也挡不住山虫的叮咬。

吴林说，每当精神上稍有懈怠的时候，哨所荣誉墙就给他很大的动力。“我是军人，更是一名党员，守岗卫国，责无旁贷。”

夫妻哨所既是军营也是家庭，赵连胜说，“夫妻同哨既能节约兵力，又利于专业士官安心服役。丈夫巡逻执勤，妻子则留守哨所，上传下达，汇报情况。”在这里，先后有三对夫妻生下了孩子。第六任哨长王长强、李玲玲夫妇，还把在哨所出生的儿子取名为王哨生。

山里的日子单调而漫长。“从一个都市女孩



变成一个守山哨兵的妻子，我无怨无悔，因为我爱丈夫。”第七任哨长朱文峰的爱人白帅玲在日记中写道，她爱丈夫所爱着的这身军装，爱这个特殊的哨所家。黄丽蓉仍记得她当初问隋爱娜的一个问题：“这样的环境，你怎么能够坚持下来？”隋爱娜笑着回答：虽然苦，但能和王言鑫在一起，也就不觉得苦了。“夫妻哨所离不开他，也离不开我。我们俩既然接了上一任夫妻哨的力，那就要好好走下去。”

建哨至今，历任哨长们在险峻的山路上巡线数万公里，排查处理各种隐患问题数百起，多次遇上险情，但夫妻哨所的接力从未中断。

“哨位就是战位。”桂林联勤保障中心某仓库政委黄明说，“把军人的担当、职责、忠诚贯彻起来，小哨所就是大舞台，也有大作为。”